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
 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
 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
 王大盛一作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
 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
 園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
 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



蘇川中園章
氏圖印

卽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疑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卽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遠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

弟泗嗚咽命卽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擒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

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

而殯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江及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瑯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卽

賜所乘馬及爲故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

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獻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卽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

南史五十四
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帝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

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

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楊尹二年監

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帝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矍目如畫大寶元

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楊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帝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

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

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

有衆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

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

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

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

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

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

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

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

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簡文惟幼子獲存

忠當作武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躓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

石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棲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本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卽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

自益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啟置百官王琳總其軍
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
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玉齊朝許以興復竟不
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
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反方等敗後元帝謂
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
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
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
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
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
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氍毹其髻子仙執方諸以歸王

僧辯軍至蔡州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
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
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
嘗入朝公服中符碧絲布袴摳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
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他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
卿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父子
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
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兇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
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
元帝卽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

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
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
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
更誕子未出閣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
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林居豕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
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終

魏川中鳳樓
氏園南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魏川中鳳樓
氏園南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稍則盡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

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旣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啟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繼絜美如坐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群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

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楊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待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情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諡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勳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椽無故自降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旣成列鐘磬在格杲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旣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

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麇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

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
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
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
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卽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
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
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
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
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
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
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

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
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鐘離
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
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
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
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
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
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
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
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畧景宗乃
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
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

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獻各攻一橋獻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獻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殲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大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閘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溼當時並目覩焉景帝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故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獻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

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礮礮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骨甜如甘露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徃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旣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

疑作傳

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

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爲荊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荊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

使下似脫迎字

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抑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

同亶有義舉三字

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昔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浚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爲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項之人戶克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卽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

深本淵字

之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曰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克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安一作安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

餘下集有對字

東下集有魏字

萬下集有四

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克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謨嗣官至太僕卿謨弟譖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譖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被邸第及居人富室

貞陽侯明
梁作蕭淵

子女財貨盡畧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迹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弈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數其爲人抗舅元法

顯當作顯

豫當作豫

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連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先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竝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卽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禪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禪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首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

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閣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蒞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現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卽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

蔡道恭傳先討降
晉休烈事不宜刪道
恭梁之名臣且事不
當略也王

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壅道恭壅內作艨艟鬪艦以待之魏人不
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
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
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
山多作大稍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
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
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
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
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
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魏剋之贈鎮
西將軍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
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將叛
輔國將軍劉劭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
寇冒陣抱尸號哭氣絕良久劭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
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
主時氏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
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
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
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
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
荊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
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卽位授湘州刺
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史諸軍悉受

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還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人溪性懦怯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

雖無威嚴然勵已廉慎爲吏人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僂俛辭事馬革還塋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暕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卽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卽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旣久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卽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絜光濟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恩恩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

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
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
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
眾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
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
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
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
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
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
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荀見之役臨
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

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貧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
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
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
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
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為
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

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
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
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
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
事別駕庾萼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萼在城內甚懼城

平而元起先遣迎車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
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
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
迎其母道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
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
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入而及此乎後果如
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
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祚封石陽縣侯
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
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
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

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
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
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
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鄆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
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
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
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
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
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洵口道根說顯達曰洵水急不如
悉棄船於鄴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
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洵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

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卽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傳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壅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堙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內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

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旣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架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

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卽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倣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守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

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画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錐鉏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

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絜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滎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壘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旣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

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穎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脩城隍號爲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卽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縑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

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閣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于官帝深痛惜

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纍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矣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群盜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續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妻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

西川中鳳
氏蘭向甫

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
 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
 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依兩赤眼
 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
 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
 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與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
 君臣之分帝曰舅欲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
 帝伐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
 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
 崩遺詔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
 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

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
 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
 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救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宮本
 無令譽媒近左右蜂目恐人一居萬機吞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
 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
 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拓怯而
 無斷暄弱而不材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
 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罅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
 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
 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
 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
 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

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又同卽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往清官封檢府廬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經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殿遇賊見害賊又遣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

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鬻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責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

後漢書卷四十四
晉書抄三十卷
後漢書抄亦當作此

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
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
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
朝隨盡緬私室常閒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
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
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鬪左降黃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
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
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
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續

續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續年十一尚
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
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

晉書抄三十卷
後漢書抄亦當作此

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續好學兄緬有書萬
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
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續固求不徙欲遍觀閣
內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
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續與琅邪王錫齊各普通初
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續與錫續時年三十三善明見而
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
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
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續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
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靜人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
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
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祇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

爲皇太子愛賞時續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祇嘗預東宮盛集太子戲續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續從容曰續有謚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續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續曰丈人二從聿弼業何如續曰下官從弟雖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續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續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續與參掌何敬容意趨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續續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

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爲湘州刺史連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時從江夏遇續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續見規在坐字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續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續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

邵陵王綸當代已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續素輕少玉州府
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續仍檢括州
府付度事留續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續有舊續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
桂陽王澹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屈郢
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
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續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
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
此欲應譽營湘東信之乃散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澹殺之
荆湘因構嫌隙續尋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
責讓譽索續部下仍遣續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譽推遷未去鎮
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譽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岍
給續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
不濟續以爲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
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譽令
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續以爲赴期大喜及至竝禽之續懼不免
請爲沙門名法緒營襲江陵常載續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
軍退敗行至澧水南防守續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
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續便推誠委結及帝
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
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續著鴻寶一百
卷文集二十卷初續之往雍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旣貪婪南中貲
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竝捷還齊珍寶財物悉
付庫以綜蜜之屬遺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續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續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重望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續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

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為吏部尚書宮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尅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宮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為

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卽授武帝黃鉞蕭穎胄旣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卽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斃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子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與

子與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與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

曰庾錄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與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減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與以蜀路險難啓求待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亦悶絕及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幘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棲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卽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

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內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卽於渚次卒遺令單衣恰履以飲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湛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述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

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旣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艦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卽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

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豪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管道縣侯復爲衛尉卿以管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旣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

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遷領軍將軍補主簿祇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白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卽日單舸

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
卽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
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
參軍委以心旅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
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
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
具漕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竝立辦
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
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大軍
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
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
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

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漈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漈僧珍分
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
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
晝直中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
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
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
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
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
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
在市北前有督郵解鄉人咸勸徙解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
官解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一作干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

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勲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益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卽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

早書子淡

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闡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滄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籍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竒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齊豫章王疑爲荊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疑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疑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解門如市疑遣覘之方見藹閉閣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

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中從事敕付以修復府
州事藹還州繕修解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疑藹解官赴
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
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夫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
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
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
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匹一作必然今庫若
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怒二年出爲平
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
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
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于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蚪亦明識有禮
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
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
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
奉受各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
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錄事參軍早亡子子雲
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祿卿魏尅江陵衆奔散呼子
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
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能叶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
私怨以成釁隙之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
呂僧珍等或忠誠亮盡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
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勲

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

子旋 孫衆

范雲

從兄續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
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
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妣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
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晉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為氏自茲
以降譜牒罔存秦末有沈暹徵丞相不就漢初暹曾孫保封竹邑
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
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內太守
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內侯謙謙生

沈約傳叙世太繁
本其自叙然與他傳
異沈林子田平當別
高傳唐初王琰宋
史載衡御王琰宋
徐差徐嚴宋書裴子
野宋略諸書具在
有可考不當不其
傳自序又有沈亮
有事於南史前

沈約字休文

及古別

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爲州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晉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戎子鄴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
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平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竝黃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

第三子仲高
宋作謝字高

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竝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竝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竝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爲鬱林長沙二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晉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產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

子曼宋作禮字元禪

平下宋有後字

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微光從武帝尅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

深本調

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尅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旣

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卽以咸陽相賞卽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旣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竝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藁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

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旣門陷祆黨兄弟竝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尅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竝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旣平復討

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

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嘗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剽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弘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

本云昔國深以事實
觀尚以盈級受罰
此亦前事之師也
後乘

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尅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昨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祚以

訓題作訓
聖王

少子璞嗣非也李延
子取嗣使將人家
子傳襲官爲任
更務不顧其實是

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途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旣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晔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旣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

以意承

璞書子

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略如此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又爲征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蕭琛琅琊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

招士有亦字

河清以意也
正作清中
尋書

太守齊明帝卽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

西邸
當作竟陵王

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公卿

梁作左僕射范雲

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楊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楊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

奏于作圖

以意了

嘗侍宴有妓婢帥是齊文惠官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
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
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
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
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
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
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
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瘧夢齊和
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
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
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

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
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
省醫徐瑒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
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
為啓明帝有勅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
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
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
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
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通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
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

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梁終于南康內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黃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衆字仲興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亦逃歸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

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

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且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鱸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在此文三句一餅人多作兩句讀之竝不得韻又皆大篆人皆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

雲竝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荊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疑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遊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靜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旣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

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蔗黃甘粽隨盡絕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悅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竝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院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祐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祐亦更姻他族

用事南士真各著
卓語得毋致誤乎

及祐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爲始與內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卽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自無主一作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竝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祐姨弟徐警爲曲江令祐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警鞭之儼以爲恥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

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讚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妣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

慎一日帝善其言卽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太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旣華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遷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齊中坐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宮有天下此姬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

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
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
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殮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
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
若神時人咸服其明瞻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
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真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
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
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
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此
卽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卽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
請謚曰宜勅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
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

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
父兄縝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
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
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
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
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皓然乃作傷春詩白髮詠
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
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
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
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
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蓆之上自

此字始見於此

若如續論則人死竟無鬼矣

有開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蓆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辱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辱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續曰嗚呼王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續後對續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可便毀棄之續大笑曰使范續賣論取官已至今僕矣何但中書

郎邪後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續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續墨纒來迎武帝與續有西廂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續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遷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續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續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竝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僕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跡為躡亦

鳳德之衰乎。縝、倅、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論語多取之。姚思廉梁書思廉不見約自叙者，而前幅翦裁頗淨。李延壽於後半篇全襲思廉，乃前半篇又用約自叙，從金天氏尤格臺點說起，何哉？或刪或存，種種不當。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繁

放弟正

正子載

昂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愷姨弟杜暉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暉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賂。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袁顛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顛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

魏世周南

郡故免顛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玉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頗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尅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築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卽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

高人著作命世

若梁作加

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乃堰肥水以灌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岍守之魏攻

平陽下渠有胡略九等安邑句

微東下渠有胡略九等安邑句

韋叡傳叡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卽此是也安邑句古語卽此是也指肥水堰水外則似以汾水為肥水平陽為合肥矣又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及馬賊此兼用難難之長不及馬賊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

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
 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繳扇麾幢樹之堤下示
 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眾軍魏兵鑿堤
 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
 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
 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
 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
 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
 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
 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
 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各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

去魏軍近者去廣城
 合肥軍而還者還于
 合肥南史州東軍近
 次在子既平下即至有
 詔班師則下所云似合
 肥去魏師也自合肥全
 師而還知所州十六年
 而序事不明當補四

之於鍾離眾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
 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乃曰諸
 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
 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
 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
 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
 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
 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
 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
 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
 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
 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

三丈當作三
 不當作未

武本庚

既平下景有
 詔班師則下
 所云似合肥
 去魏師也自
 合肥全師而
 還知所州十
 六年而序事
 不明當補四

英自率衆來戰，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獻子黯請下城以避箭。獻不許，軍中驚。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獻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獻卽遣之。鬪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獻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獻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獻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獻督衆軍援焉。獻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獻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恥。聞獻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獻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獻獻還爲州，雙光道候。獻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獻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兒子過於已。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獻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

撻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歛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啟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祿

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

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嘗瞻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

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爲散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益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

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

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七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

長子載太子洗馬
東宮通直學士
西華城在江州
舊部為其所
實者之後所宜特
尚史則別載其
蘇未曉其意

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

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儒善及僧儒擯廢正復篤素

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

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為

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

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

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

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

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

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載解兵載得書

乃以眾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

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

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

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

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

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

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

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

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

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

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克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
 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
 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
 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宛丘其裔
 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
 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侍郎太建中
 以廷尉卿為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
 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
 吾與爾當塋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
 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
 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
 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

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
 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
 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
 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
 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等封侯而無貴妻之
 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迹上又問鼎
 諸兒誰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
 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
 清靜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
 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
 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
 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交通因告殺之縣司鞫問具

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其寺僧諂妾盜物令奴殺之賊在某處卽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項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

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以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驂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闕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

冀州刺史
徽孫作裴
州刺史神

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遙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尅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

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
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
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
魏軍來援以遂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遂深入魏境出其不意
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遂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
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遂督征討諸軍
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
不至遂以援絕拔還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
相別遂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甕城黎漿又屢安成馬頭沙陵
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
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
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
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
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
謚曰烈遂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
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遂不死當大關土
字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
飯遂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
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
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遂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
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儼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
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

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
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
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
魏軍來援以邃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
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
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
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
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
相別邃自爲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甕城黎漿又厚安成馬頭沙陵
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
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

承業下更當有承業三字穆記之
作兩句讀乃合

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
匹野窮發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
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
謚曰烈邃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
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當大闢土
宇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
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
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
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
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儻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
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

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黃門侍郎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遠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遂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救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爲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舩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尅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尅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趨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

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卽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
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
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沛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
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于長安年
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
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
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
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閣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
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
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
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

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侯景
景退遷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
橫與杜弼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
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
其志魏尅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
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
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
敵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鞞板輿指麾
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遂自效邊疆盛績克舉其
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
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癸巳正月廿八日晡後批畢

國

